

爱格
ELEGANT

爱情行走迷途，
伴着遗失星河的记忆，
终无法敌过相爱相杀的纠葛宿命。

有凉风 信

陆凉风 (朝小诚)
/作品

碧落红尘，唯他永不叛她。

{ 连续四年
修榜一年
登顶榜首的国民深情 }
打造爱格图书史上
最冷情女主×最痴心男主

凉风绕指，困他今生。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有凉风 信

陆凉风 (朝小诚)

/作品

碧落红尘，唯他永不叛她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凉风有信 / 陆凉风著. -- 济南 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474-0347-1

I. ①凉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59439号

凉风有信

陆凉风 著

责任编辑 董明庆

统筹 邓理

策划编辑 田渊源

封面设计 杨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 710×1000毫米

8印张 1幅图 140千字

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21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凉风有信[目录]

C O N T E N T S

- 004 第一章 万丈红尘也不过是一场忘记
- 028 第二章 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
- 053 第三章 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一己色身更是尘中之尘
- 076 第四章 大抵南朝皆旷达，可怜东晋最风流
- 101 第五章 像一个死者那样去看待事物
- 125 第六章 寒窗剑气凉风过，一夜天下霜

- 153 第七章 花瓣不落也要瘦了
- 176 第八章 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
- 200 第九章 你不珍惜我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能不珍惜你自己
- 225 第十章 位卑未敢忘忧君，事定犹须待阖棺
- 241 尾声
- 249 番外 小陆的新工作

有凉风 信

陆凉风 (朝小诚)

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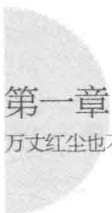
碧落红尘，唯他永不叛她。

凉风有信 [目录]

C O N T E N T S

- 004 第一章 万丈红尘也不过是一场忘记
- 028 第二章 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
- 053 第三章 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一己色身更是尘中之尘
- 076 第四章 大抵南朝皆旷达，可怜东晋最风流
- 101 第五章 像一个死者那样去看待事物
- 125 第六章 寒窗剑气凉风过，一夜天下霜

- 153 第七章 花瓣不落也要瘦了
- 176 第八章 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
- 200 第九章 你不珍惜我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能不珍惜你自己
- 225 第十章 位卑未敢忘忧君，事定犹须待阖棺
- 241 尾声
- 249 番外 小陆的新工作



第一章

万丈红尘也不过是一场忘记

陆凉风第一次卖血，是在十七岁那年的寒假。

黑血站的胖老太姓梁，早年也是道上一员虎将，小字辈的后生见了她都要恭敬地叫声“梁姐”。但就是这样的人物，后来也到底拼不过一个“情”字，为个男人金盆洗手了，从此退居二线成了江湖上的一个传说。

基于自身这般传奇的经历，梁老太即使开起“害人的黑血站”来也开得很有特色。比如说，对于那些前来卖血只为换个iPhone的少年，梁老太见一次打一次，绝对拿出当年在边境线上和国际刑警激战的姿态，非打得他们上进读书不可。

而对于另一些人，比如陆凉风，梁老太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

上下打量了这个姑娘好几个来回，瞧她实在清瘦得紧，梁老太忍不住多嘴了一句：“我说，你想清楚了？”

陆凉风清俊的脸上表情没有一丝变化：“说过的，供货提钱，钱不能少。”

口气很绝，且老辣，梁老太“啊”了一声，心里就有数了。这应该也是个苦出身的姑娘，必要时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。

“既然想清楚了，那就行。何况你是熟客介绍来的，我也没必要在钱的方面少了你。”

梁老太也不废话，显然是个老手。江湖上做事最重要的就是效率！抽血办事，给钱走人，至于良心道德……对于江湖群侠来说哪来那么多唧唧歪歪的事！

梁老太慢吞吞地站起身，遂施施然地发话：“那行，你跟我进来吧。”

卖血显然不是什么正经生意，要说梁老太退隐后干上这行，也不是不憋屈的。看对面那些做正经生意的小面馆，虽然平时的利润比起黑血站来真是相形见绌，可是一到“扫黄打黑”时期，人家面馆仍然能正常开张营业，而搞不法买卖的这些血站老板们就只能规规矩矩地关起店门，眼巴巴地看着对面的面馆迎客卖面，心里的滋味真是叫一个“羡慕嫉妒恨”。所以这一行的经营理念就是：有鸟窝就掏，有买卖就做，反正卖血这事你情我愿，什么良心道德先统统放一边再说。

“你卖四百毫升是吧？”

“六百毫升。”

梁老太简单搞了下消毒措施，听到这话，眼皮一抬，话中带话：“我说小姑娘，这活可不是可以随便玩的，搞不好，会送命的。”

陆凉风不说话，连眼神都没有波动过。以十七岁的年纪就有这般心性，可以预见，她将来一定是位性格偏冷的女子。

梁老太慢悠悠地说着一些话。

“我看你这样的身体，也不像是一只血鸡可以随便抽。六百毫升太危险，如果甘愿冒这个危险也要搞到钱，那我劝你还不如去花街干几票。毕竟命只有一条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而清白呢，也就是一堆知识分子搞出来的玩意儿，没了就没了呗，多少年后混出个样子来，又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。”

江湖上的老前辈七七八八说了一堆，对陆凉风而言显然都是废话，既没有像十七岁的少年人那样表现出“‘神马’！我会死？”这样的恐惧感，也没有“一语惊醒梦中人”“回头是岸”的打算，她甚至连表情都没变过。

挽起袖子，陆凉风的声音很冷静：“我不卖身，我卖血。”

“.....”

天下是有这种不怕死的棒槌的。

梁老太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堆，见完全不管用，也不再说啥，她开门也是要做生意的，又不是善堂，管那么多干什么呢。

遂拿出仪器，细长针尖对准眼前这女孩手臂上的血管，直直刺了下去。

梁老太看着针尖，忽然眼皮一抬：“听说，你要去‘堂口’？”

陆凉风沉默。

梁老太语气很平静：“听我一句，不要去。那种地方，去了，你就回不来了。”

陆凉风忽然勾唇，微微笑了一下：“如果我还想回来，就不会去了。”

她笑得很浅，一闪而逝，但阅人无数的梁老太，心里却在一瞬间分明跳出了五个字：一笑倾人城！

梁老太有预感，这样一位心性皆孤绝的女子，将来再长大些，勿说是人生路，只怕是情路，也不好走呢。

“.....！”

也许是梦中那些过去自己曾经经历的事带着血光太过不祥，又或者是车上突然的颠簸令长久训练而成的直觉苏醒，陆凉风猛然惊醒，重拾焦点的眼神犀利而静默。

“醒了？”

作为工作搭档，程峰一看身边的人醒了，连忙递了瓶矿泉水给她。

“给，刚睡醒，润润喉。”

“.....”

陆凉风接过，拧开瓶盖灌下一大口冰水。程峰只看见水流顺着她仰起的

脖颈曲线顺流而下，完全是习惯训练式的人，举手投足都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。勿说其他人，就连程峰有时都会困惑，这么年轻的女孩，怎么会有这么凉如水的心性。

“我睡了多久？”

“十分钟。”

“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你叫醒我。”

“才十分钟而已，没关系的。是你太累了，我们是搭档，有事我帮你看
着。”

“谢谢，不用。”

陆凉风又灌下一大口冰水，整个人没有一丝波动，也没有看他，放下手里的矿泉水瓶时忽然说：“我不习惯欠人情。”

“.....”

作为一个社交能力正常的人类，程峰同志远远没有陆凉风那样我行我素、事不关己的外星人作风。一听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话，程峰顿时脸一红，忍不住咳了一声就沉默了下去。

说者无意听者有心，坐在警车前排的治安警老田连忙转身打圆场：“呵呵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知道你们两个人刚从外地办完案回来，家都没回就被我拉来。临近年关人手不够用，再加上今晚要查的地方比较特殊，所以才临时麻烦刑警那边帮忙。”

程峰好同志连忙客套地回应了一下：“不麻烦不麻烦，各警种通力合作是应该的，响应上级精神、上级精神。”

一旁的陆凉风显然不具备场面虚应精神，完全没有点头哈腰来一句“应该的应该的”随便客气一下的意思，就像她的上级给她的评价那样：行动迅速，没有顾忌，了解的人知道她是刑警，不了解的人都以为她是混混呢！

就像现在，陆凉风只抓住了一个重点：“为什么说今晚查的地方比较特殊？”

“哦，它是一家综合性会所.....”

“它涉嫌洗钱、藏毒、杀人越货、赌球、高利贷等非法活动？”

老田：“……”

——小姐，身为花样年华的少女，请不要用如此消极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好吗！

程峰咳了一声，低声解释：“那个，请理解一下，她是职业病……”比较严重的那种……

老田愣了一下，这才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不是，没那些事，那家会所很正常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嗯，就是年关将近例行检查而已……”

陆凉风忽然问：“你怕它？”

老田：“……”

程峰这下也好奇了：“我们今晚到底查哪家会所？”

老田感慨，说了两个字：“风亭。”

程峰点头：“哦……”

明白了。

老田神情凝重地望着窗外，程峰也正色起来。只有陆凉风仍然无动于衷，连眼神都没有变过，好像这件事和她全然没有关系。

风亭是个什么地方呢？

外行人一听这名字，大多会不禁展开丰富的想象力，什么江风渺渺、古道老亭，一定是个风雅之所吧！

事实上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

它不仅不风雅，还很慑人。

这么说吧，人们只要提起这两个字，通常是和一连串可观的赢利数字联系在一起的。程峰一介刑侦系出身的警力青年，对财务数字自然不会太敏感，因此当老田说了下风亭的经营规模时，程峰同志表现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喊了一声：“好有钱！真的好有钱啊——！”

“呵呵。”程同学这种乡下小哥式的反应顿时逗乐了老田，“是吧。告

诉你，这还不止，最狠的是去年，风亭一个季度的净利润撑起了整个SEC集团的50%净收益。”

程峰这下想起来了：“久闻风亭和SEC的关系不简单，绝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单纯关系。”

老田略带深意地朝他笑了一下，“这些年，你们刑警方面对它也很感兴趣吧？”

程峰笑了。

双方颇有深意地对视一眼，有些话不必开口明说，就已了然于心。

坊间传闻，自三年前SEC从崩溃边缘被其年轻执行人唐涉深以绝对强硬的姿态救回后，这三年来SEC以更为决绝的姿态在世人的眼皮下扩张，隐在唐涉深背后的一个重要存在，就是风亭，以及为唐涉深掌控风亭的一个年轻人。

传闻中SEC见不得人的钱、上不了台面的事，只要经过这个年轻人的手，通过风亭这条渠道，就能变成干干净净的收益、温温和和的新闻。

老田目光深邃：“唐涉深一手带起来的这个人，也不知道对他以及SEC而言，将来是福是祸呢。”

程峰不解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他太干净了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是的，他太干净了，”老田眯起眼睛，声音幽幽，“一个掌控风亭这种绝对复杂地方的人，本身还能给人干干净净的印象。这种人，不好惹。”

说起会所这种场合的执行人，不外乎是这种形象：名车、豪宅、上上娱乐版头条、私生活混乱、没完没了地召开记者会……

社会败类啊。

只有掌控风亭的这位是一个例外。有些事，警匪双方都心知肚明，灰色产业链想要做成如此恢弘的规模，没点手段是不行的，而这个年轻人，就是有这个本事，把一切手段都做到隐秘，台面上一片干净。

局中人其实都是明白的，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想要不为人知，只有两

个办法：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到极致，做到让了解真相的人都无法开口，做到即使清楚内情也只能沉默，比方说，做一个死人。

思此及，老田不禁感叹：“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自从四个月前唐涉深忽然宣布无理由休息，从SEC最高执行人的位子上退下来，接手唐涉深之位、坐上SEC代理执行人的，就是一直掌控风亭的这位。”

程峰同志唏嘘不已：“这种风云人物啊，就算今晚站在我眼前，我也未必能把他认出来，哈哈。”

老田一笑：“这倒不会，风亭的这个年轻人，身上有一个重要的特征。”说完，他伸出左手，指了指左手无名指，“他的左手无名指上，有黑色的‘风’字文身。”

想了想，老田转身笑：“……哦，对了，就是陆凉风的那个‘风’嘛。”

说完两人都顺道一起看了看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陆凉风，话语间递上一根橄榄枝，想让边上这位小同志也一起参与参与八卦的友好谈话气氛。

劳动人民最擅长哪种交际方式？八卦嘛。同事邻里间不管有啥深仇大恨，只要偷偷聊上一顿“你知道吗？已婚的某某和某某偷偷好上了！”，八卦双方立刻就能化干戈为玉帛，迅速建立起统一战线的阶级感情。

可是碰到陆凉风这个愣头青，却只见——

陆凉风盯着车窗外，一如既往地沉默，完全没有接下橄榄枝的意思，甚至连一声缓和气氛的“呵呵”都没有，就这么沉默地看着窗外。

老田：“……”

程峰：“……”

老田自我解嘲：“呵呵呵，你们刑警不大喜欢扯淡哈？”

程峰汗颜地打圆场：“真的不好意思，她平时话不多，一直就是这样的。”

于是几个人就这么一路囫囵有神地到达了目的地。

下车前程峰感叹了一句：“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见到风亭的那位执行人呢？”

一看就是少年仔，老田摆摆手：“我们是警察查访，你以为我们是客人来玩啊？还是不要遇到得好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

老田略一沉思，原本不打算说的，又怕不说等下添乱，只得压低声音告诉他：“我们得到过消息，风亭的这个年轻人不是省油的灯。他是为数不多从‘堂口’活着出来的……你干的是刑警，你应该也知道‘堂口’是什么地方吧？”

闻言，程峰脸色微变。

坊间有句话：宁做朝廷“苦逼”的劳改犯，不做江湖堂口的一缕魂。

程峰面色煞白。

那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他明白，他太明白。虽没亲眼见过，但传闻已足够将他震慑。

老田神秘一笑：“他能忍着，忍到活着走出‘堂口’，你想，这会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忍得了旁人无法忍受的虐，狠得了十年不晚的杀心。

能忍能狠，这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。

年关将至，警察循例查访是常事。碰上有后台的客户，寻常的酒吧和夜店哪个不是点头哈腰、递烟叫爷？唯独风亭是一个例外，有SEC唐涉深这样的背景，就足够有资本做到一个“傲”字。

负责风亭会所日常事务的韩慎陪同老田一行，微笑着介绍了一下这一年的营业内容，对老田等人提出的问题也一一细致解答。最后，当然也是最重要的，以良好的姿态配合老田一行做做安全等方面的突击检查。

一行人正走进一间VIP包厢，韩慎吩咐里面的人道：“几位警官例行检查，各位请配合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只听得走在一行人最后的陆凉风，忽然一声棒喝：“干什